

乔冠华的风雷之笔

□王嘉祥

想去拜谒我国外交家乔冠华的故居,是我久有的心愿,身边的几位战友也一直在努力促成。目标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东乔庄,小车在沈海高速路上向北急速行驶……

车窗外,一幢幢农家小楼尽显风光,一片片成熟的晚稻泛着金浪。我的脑海里却叠映出1945年重庆谈判、1951年至1953年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时,乔冠华的非凡气度,以及197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,正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后,乔冠华开怀大笑的形象。作为新中国的第四任外交部长,他一生充满着奋斗、奉献和爱国情怀,他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范,总在激励我们前行。

正午时分,当我们赶到乔冠华故居时,工作人员已经下班,但故居大门依然敞开着,任凭游人进出参观。外界称之为乔家大院,其实院子并不大,为苏北农村常见的四合院,坐北朝南。主宅明三暗四,龙脊花窗,东厨西廁,青砖小瓦。院落整体外观典雅大方,简洁明快,具有典型的晚清时代建筑风格和苏北民居特色。

我们四位老人怀着崇敬和思念之情,细心地观实物、摘文字、看图片,正遇不解之时,忽有一操着当地口音的中年人走过来,他对乔家知根知底,非常热情地解说,一打听,原来是乔冠华的同族侄儿乔宗军先生,也是故居的义务守护者和讲解员。他又请出他父亲乔冠宏和母亲徐丽华两位老人,介绍乔冠华的童年生活情况:

建湖乔氏是明朝“洪武赶散”的苏州移民后裔。1913年3月28日(农历二月廿一),乔冠华诞生于乔宗军的东房。父亲乔守恒和母亲刘氏,生有三男五女,冠华排行第三。因受家庭氛围的濡染,他打小聪明过人,具有过目不忘的天赋。两位老人回忆说。

乔宅后边有一条启明河,东北角曾有一座小木桥(现已改建为水泥桥),不远处曾有一架八篷大风车,石磨成天轰轰作响。为让幼年的冠华安静读书,父亲在启明河中央垒了个土墩,在墩上建了一间小茅屋,成了乔冠华最喜欢的读书场所。谁也没有料到,多年后,竟然从这个“小岛书斋”里,走出了一位共和国杰出的外交部长!

宗军先生介绍,当年,二爹乔守清办了一个私家学馆,他自己没有子女,因此尽力相助侄子乔冠华三兄弟上学读书。冠华6岁即入学馆,1929年,16岁的乔冠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,直至1983年9月22日去世,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24岁那年,乔冠华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并精通英、德、日三国语言,这在当时已为人中龙凤了。

乔冠华与笔结缘,始于青年时代。据《乔冠华的传奇人生》(作者乔宗军)一文介绍:1932年初,原在北平团市委工作的胡乔木(原名胡鼎新)因团组织遭到破坏,暂回盐城老家隐蔽期间,创办了《海霞》半月刊(后更名为《文艺青年》),号召苏中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,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。因胡乔木不便公开身份,由乔冠华的大哥乔冠英担任名义主编,做教师的二哥乔冠鳌代为发行。当时,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乔冠华积极支持办刊,他曾翻译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小林多喜二的进步小说,还有爱因斯坦、柯勒惠支夫人等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,发表在《文艺青年》上。

青年乔冠华一支风雷之笔,由此初露锋芒。

在乔家大院外面,2016年新辟了冠华广场,以高高耸立的乔冠华铜像为中轴线,做了整体规划。设有牌坊、碑廊和石塑巨书,特别引人关注的是,从



反映乔冠华传奇人生的时光景墙、求学之路、外交走廊等石刻浮雕上,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代英才七十个春秋的闪光足迹,他每前进一步,都与风雷之笔如影相随。

抗日战争开始,国际风云变幻,乔冠华心系祖国,他辞去德国高薪及优厚的待遇,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9年经廖承志等同志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是担任香港《时事晚报》主笔,乔冠华放眼世界,纵笔时政,奇文华章从他那支风雷之笔喷涌而出。

1942年初,香港形势恶化,乔冠华和廖承志等被迫撤离,进入东江游击区坚持隐蔽斗争。

1946年深秋,奉中共驻沪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之命,乔冠华偕夫人龚澎再度赴港,乔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长,龚主编英文版的《中国文摘》期刊,乔氏两次居港共6年有余,在此期间,他用一支风雷之笔,写下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时评文章,成了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。

香港沦陷后,乔冠华辗转到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主持《国际专栏》,他不分昼夜,执笔著文,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及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,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为此,毛主席曾说,乔冠华的文章“犹如千军万马,足足抵得上两个坦克师”。他在重庆工作时,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活动,并撰写了大量政论文,发表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。从此,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。

在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中,几乎都能见到乔冠华的身影,听到他的声音,看到他的鸿文。他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、出席日内瓦会议、草拟中美联合公报,特别是1971年11月,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,他那潇洒豪放的大笑,成了我国外交自信的时代符号。

在乔宅的西房里,陈设着一套沙发,上面罩着麦绿色的金丝绒外套,讲解员说,这是当年毛泽东送给乔冠华的。在这套极其普通的沙发上,他接待过许多著名国际友人。靠南窗下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木椅,就在这张木板桌上,乔冠华起草了包括《五二〇声明》在内的许多重要外交文献。据悉,这些实物均是从北京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,乔冠华最后的住处运回来的。

在新中国外交史上,乔冠华辅佐周恩来总理,几乎参与了包括中苏、中美、中日、中英恢复外交关系在内的所有谈判、无论是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,还是外交论战中的篇篇檄文,均彰显出乔冠华卓尔不群的外交才华。凡外交大事,毛主席都亲点“乔老爷出阵”。

1976年,乔冠华被免除外交部长职务,在寒冷、苦涩的日子里,幸有续弦夫人章含之相随相伴和贴心呵护,让他的生活才有了温暖和亮色。6年后,中央给乔冠华落实政策时,他已是癌症晚期。

乔冠华最后安葬在苏州市东山镇杨湾华公墓,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犹如一棵大青松屹立在山顶。

由乔冠华故居拓展的冠华广场,占地面积为3.3公顷,花木扶疏,将广场及周边装点成了一座生态公园。在参观过程中,我们看见增建的乔冠华史料陈列馆,正在紧张施工之中。乔氏族人悄悄告诉我们,他们打算将乔冠华的墓从苏州东山迁回来,让一代英才魂归故里,落叶归根。

离开乔冠华故居时,大家商定,要在冠华广场合影留念,我提议:在广场进口处高高耸立的大理石牌坊下。战友问为什么?我说,要把牌坊两侧的对联搬进照片。我认为,这是颂扬乔公毕生功德最好的一副对联:

激扬文字纵论天下大事,
绸缪韬略笑谈国际舞台。

临《归去来兮辞》

□尹画

习字以来,向以自娱为主。未曾想,年前竟接了个活。

一日群聊,聊到中年危机。班长说:“你写幅《归去来兮辞》送我吧。”他自言从前创业累,喜欢上《归去来兮辞》,当时还背诵过。“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”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”,他打下两行。

《归去来兮辞》是陶渊明的名作,是其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。班长喜欢这篇抒情小赋,想来内心同样怀揣归隐田园的梦想吧。

掐指算算,至今我已习字四年。临帖尚能看出进步,若脱离碑帖,写出来

的字进步仍不大。没习字前常常疑惑,为何有人练了多年毛笔字,让他们随手写几个却写得不是很好?等到自己迈入门坎,才知对帖临摹是习字的第一步。第二步是背写,可以比较背写与临写的差别,来帮助自己纠正及记忆笔画。第三步,才是汲取前人的经验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在我,实则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。所以我和班长老实说:“我还是给你临一幅吧,自己的字体不好看。”

在网络上搜寻,最后选择了文徵明抄写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文徵明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画家、书法家,擅书小楷,此幅作品亦以小楷书就。字势修长,温润秀劲,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。最关键的是每行字都写得整齐。我临写了十遍,才正式写作品。在网上买了同尺寸的创作纸,很担心自己会写歪。去网上搜搜,竟有一种“热消笔”,用电吹风加热到六十摄氏度对着笔痕吹,就能将笔痕去掉。实践是检验效果的唯一途径。我用“热消笔”打好格子,屏气、静心,一字字认真临写。对照现今流传的《归去来兮辞》,发现文徵明的原版中有几个字写得不一样。“遥”写成“摇”;“常”写成“长”;“扶”写成“俯”;“宇”写成“寓”。也许,此几字算是通假字吧?此外,“胡为乎遑遑欲何之?”文徵明写成了

“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?”多了一个“兮”字。于是猜想,文徵明当年是一边背诵一边抄写?背诵偶出小错实属正常。而好的诗赋,确实值得背诵,化为己有。

写毕,我取出电吹风,朝着格线吹一吹。果然,格痕消失得无影无踪,每行都整整齐齐。为作品配了只胡桃木的相框,裱起来一看,还挺像模像样。当作新年礼物送给班长,他说:“我叫你作品,就是想让你有写字的动力。”

感谢感谢。对习字者来说,他人的鼓励和认同,确实是莫大的鼓舞。而我也希冀这幅《归去来兮辞》,能给班长带去乐天自然的心境。

记忆中的君子兰

□顾云峰

中间悄悄地散发着香气。那香味不浓,淡淡的,就像轻轻飘着的一丝烟,让吵闹的办公室有了点安静的味道。

后来同事工作调动,这盆君子兰就归我了。我为了养好它,到处找养君子兰的知识,浇水该浇多少,施肥要施多少,要晒多久太阳,用什么样的土,我都仔仔细细记着。每天早上,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它叶子上有没有露珠,感觉它是不是很有精神;晚上下班,我就趁着还有点光亮,轻轻地把叶子上的灰尘擦掉,跟它说说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。

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后,这盆君子兰就跟着到了上海家里。刚开始的时候,女儿很上心,按照我说的方法浇水施肥,家里也一直能闻到君子兰的花香,它在新家里也长得挺好的。那一抹浓郁的绿色,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辉,给人一种宁静与安详之感,仿佛能驱散世间的喧嚣与纷扰。

后来微信越来越普及,我和淑君在微信上联系上了。她的微信名就是君子兰,从她的头像中,我看到了岁月的痕迹,她已不再是记忆中那个青涩少女,微微发福的面容,却也增添了几分成熟与从容。起初,我们的交流好似隔

着一层薄冰,我发送的节日问候,她只是礼貌而矜持地回应,我深知,她那腼腆内向的性子,如同岁月长河中的顽石,未曾被时光改变。直至有一天,我将几篇饱含回忆与深情的校园忆事、小城韵事发给她,这仿佛是一把神奇的钥匙,轻轻开启了她的心门,她的话匣子缓缓打开,说原来不知道老家古城有这么多历史和文化,看了我的文章才知道,说我的文字让人感觉很亲切,写的文章虽然没有很华丽的修饰,但很有味道。有时候我问她一些事情,比如回不农村老家,她也会回答我,还说要是回去就告诉我。我们就这样时而不聊几句,但一直没见面,心里对她的思念却越来越浓,就像君子兰的根在土里越扎越深一样。

时间过得很快,女儿的工作越来越忙,经常出差,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,对君子兰的照顾少了很多。君子兰的叶子慢慢没了以前的光泽,颜色越来越淡,叶子越来越薄。我每次去上海看它,心里都很担心,跟女儿说把君子兰搬回来我养,女儿不同意,说她会好好照顾的。我虽然心里不踏实,但也只能相信她。

谁知道,有一次我去上海,一进门就看到君子兰已经凋零了。以前那很有生气的叶子都耷拉下来了,一点活力都没有了,花也早就没了,只剩下干枯的花枝,好像在说以前的好日子都过去了。看到它这样,我的心情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,难受了好多天。脑子里老想起它以前叶子绿油油地在风中动,花香也老是在鼻子边绕。养了十多年的君子兰就这么没了,真是又心疼又可惜。

回到老家后,在花市的一隅,我寻找到了一盆君子兰,它宛如新生的希望,于岁月的褶皱里,带着柔弱的绿意,悄然住进我的心怀。我如守着一个神秘的梦,悉心浇灌、呵护,盼着它能在时光的轻抚下,绽露芳华,续写那与君子兰之间断不断的缘分诗章。

有诗人说,无论岁月如何流转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盆君子兰。此刻,我静立在时光的渡口,看着心底那曲幽弦奏响,等待着命运的舟楫,载我驶向那未知却充满含期许的彼岸。而南京的方向,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引力,牵扯着我的心绪。淑君,那个如君子兰般的女子,是否也在城市的那头,守着一份似我这般的念想呢?

江海新韵



山与水的情调(组诗)

□陆汉洲

◎雨和伞

将军列阵似的群峰
被一场漫不经心的毛毛雨
淋得湿漉漉的
山里头的空气
也被不动声色
滴落的水珠湿润
做一下深呼吸吧
哦,之前还曾痒痒的嗓子
这会儿好像舒服了许多

一团团浮动的薄雾
在群峰间缠绕

悠悠地飘荡着
令群峰有些魂不守舍

鸟儿在薄雾里穿梭、鸣唱
沾着雨水的翅膀,不再轻盈

它们依然是一副兴高采烈的

样子

仿佛很喜欢如此润泽的天气
一长串五颜六色的伞
在我眼前起伏地晃悠着
赐予了一种浪漫的色彩

◎飞瀑流泉

哦,那是飞瀑,亦为流泉
曾经诗意的叮咚山泉
仿佛一位柔美秀气的山妹子
于大山深处亭亭玉立

特别靓丽、养眼
泉在山上,越聚越旺
终成奔流直下百丈的飞瀑

气势磅礴,势如长虹
曾经秀气柔美的山妹子
一晃成了声震八方的大汉

阳刚之气十足
奔腾狂泻的水帘
飘荡着它桀骜不驯的魄魄
飞瀑流泉的性格

我十分喜欢
生怕哪一天它的性格
不再像今天这样暴烈
没了阳刚之气

我喜欢它当下的样子
靠近它,亲近它
在水帘下漫步

也可能闹情绪,开小差离开了

于是,我仿佛成了一个盲人

◎雾和风

今天的雾,宛若一把大锁
牢牢地锁住了眼前的群山
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在哪儿
我忽然想到了风

要是今天有一缕风,哪怕微风
轻轻拂动一下

也会将眼前这般厚重的大雾

驱散

可是,风好像睡着了,抑或装

睡

也可能闹情绪,开小差离开了

于是,我仿佛成了一个盲人

◎挑荠菜的人怀抱乌柏枝(外二首)

□华明玥

荠菜被风霜压得好扁,
如大地上花纹对称的飞盘。
挑荠菜上城来卖的农妇,
蹲得有点静脉曲张。

如所有负重变老的人那样,
她的笑谦卑又执拗。

可以还价她从野地里挑来的

荠菜,

只要你能忽略她在寒潮中皲

裂的手脸。

但不可忽略她随时会皲裂的

骄傲:

那些乌柏枝还价不卖。

冷雨洗过的乌柏枝是黑的,
乌柏果爆出的米花糖是白的,
一朵朵娟秀可见,
加深了冬日的甜意。

乌柏果凋零了,还有蜡梅花
金黄的花散尽冷香,
还有南烛树捧出深红的果子。
美在那些匍匐的人心中,

不过是两段劳作之间,

一口洗肺腑的深呼吸。

◎穿花袜子的树

树在往日冬春总要穿白球鞋

的,

石灰水刷到它们的膝盖,

走起来刷刷作响的高筒白球

鞋诞生了。